

福州畫家黃夢潔跨越傳統 墨色之間傳東方意象

◆創作中的黃夢潔

意大利文化中心主辦的「集墨——黃夢潔水墨藝術布魯塞爾邀請展」日前在意大利駐比利時大使館文化中心舉行。黃夢潔向香港文匯報記者介紹，展覽主題取名「集墨」，是想表達人物與墨的多重意識構建，傳達一種更高於具象物質的精神追求，似花草蟲豸，怯露生機，似寒冬終去，春意將來的暖意。感知的表象與理性的認知都彙集在其中，山是生命無限的放空，鳥是遠山林裏的眾生，草是平原流浪的落風……心處在一個沒有邊界的時空，看紛繁複雜的當代世界，集聚的意識被喚醒，墨與色在方寸的畫面之間自然融合，真理與表象自由切換。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道

黃夢潔的作品風格古意淡雅、清簡明淨、著墨淺淡，畫面多為小生命大背景的描繪。作為福州畫院的專職畫家，黃夢潔鍾情於水墨，水墨於他而言，就是視覺越界或技法越界的一種方式，他不拘題材、不拘形式的越界，用水墨創作出一個空濛寧靜的世界。黃夢潔的水墨繪畫，放棄了情節性的敘述方式，而是用一種隨意平和的視覺，獲得輕鬆自如的瞬間感受。筆觸是圓潤的，構圖也是閒適的，寫意之妙，全在於畫家心靈深處。

畫風追尋簡潔靜穆

據黃夢潔介紹，共計包括《覺性之花》、《花明滅》系列、《人間煙詞》系列、《孤池》、《暮》等23件作品參展。2022年是中意文化和旅遊年，他希望通過此次在意大利舉辦的個人展，能讓更多的歐洲朋友了解中國藝術的生命底色——水墨藝術的當代表達，講好中國故事，助力中意文化交流。

「《花明滅》系列是我非常喜歡的兩幅作品，『明滅』想表達出隱約的不確定感，並沒有具體的指向，明滅的星光在諸天的蕊，每一次的窺探，都是臨水照鏡的安詳。」在黃夢潔看來，拋開花葉實在的物象，局部審視那些忽明忽暗的墨點，在無聲勝有聲間，追尋其中所蘊含的簡潔和靜穆，他的心底就會湧現出莫名的喜悅之感，而這種微妙感受恰恰正是他在畫面中所需要的。

《雲霧中的鼓嶺老教堂》是黃夢潔的水墨寫生作品之一，他表示，每一次的寫生，都會讓他推翻一些成見，重塑一些觀念。「在去鼓嶺寫生的前一天下了雨，第二天早上的樹透露出來的氣息會非常清新，適合水墨寫生。」黃夢潔回憶道，第二天，鼓嶺繼續下着雨，還起了大霧，遠處望去，教堂好像漂浮在天空中，似瓊樓仙閣。「我用一種全新的感受去看它時，感覺很特別，在絕妙的意境氛圍



◆意大利駐比利時大使桑德羅和意大利文化參贊保羅·薩巴蒂尼博士出席開幕式。受訪者供圖

中忘記了塵俗煩躁，尊重自己的感受和湧動的激情，並匹配與之相對應的畫法，也創造出了屬於我自己全新的視覺效果。」

尋找東西方共鳴

意大利文化參贊保羅·薩巴蒂尼先生受訪時認為，黃夢潔繪畫中的底蘊和力量清晰地體現出表象與真理之間的關係，看似與周圍格格不入的元素，實際上卻預兆着新的生命及意義。「萬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進來的地方。」黃夢潔的作品令保羅·薩巴蒂尼在腦海中浮現著名詩人萊昂納德·科恩令人難忘的名句。「觀眾在他的畫作前會面臨存在主義的兩難選擇：停留在表象還是超越本質。人們會不由自主地選擇繼續前行，進入到藝術家創作出的世界，在雅致、流暢、和諧的筆觸中或迷失，或駐足，或思考，或沉靜。」

保羅·薩巴蒂尼表示，黃夢潔的繪畫根源來自於悠久的中國文化傳承，千千萬萬的落筆無悔，匯聚成了生命的活力。看似靜謐的一幕幕場景相互講述着有趣的故事，形成了充滿魅力和寓意的畫中畫。他指解讀着黃夢潔的作品，彷彿能令他跨越千里來到中國。回觀歷史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藝術精髓，皆能消除表象差異，化繁為簡，將真理浮現。

黃夢潔的繪畫是東方與西方的視覺對話，喚醒着人們心中共鳴的思緒，讓文化間的隔閡不復存在。



◆《花明滅1》，宣紙、絹、水墨設色、火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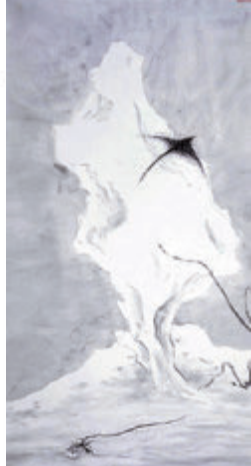
◆《晚曉》，古宣紙、水墨設色



◆《花明滅2》，宣紙、絹、水墨設色、火焰



◆《雲霧中的鼓嶺老教堂》，宣紙、水墨



◆《孤池》，宣紙、水墨，66 cm x 132 cm



◆《送經》，宣紙、絹、水墨設色、鉛筆、印拓、剪紙、火焰

藝術家簡介：

黃夢潔1999年畢業於中國美術學院，現為福州畫院專職畫師、中國美術家學會會員、中國工筆畫學會會員、福建花鳥畫藝委會委員。出版個人畫集有《唯美新勢力——黃夢潔工筆山水畫》、《黃夢潔花鳥畫精品賞析》、《黃夢潔花草蟲精選》、《世紀風華》等。

放大鏡

黃夢潔：水墨是一種工具

多年來，黃夢潔一直在思考以水墨的本體語言為切入口來進行一次盡可能坦誠的提問與探討。水墨這樣的工具，它對黃夢潔而言，只是方便。因為有這樣的便捷，



對於第二點，黃夢潔的經驗之談便是讀書，除詩詞外，對宗教與哲學認知是必不可缺的。「理清無礙，事事無礙」，這也是古人的教誨。而

便一個人可以隨時沉溺，去表達心行深處的那些自由與平等、變幻與激動。

黃夢潔表示，在自然的事物面前，他常常把它分解為三個角度：第一是選擇可以入畫的自然景致，這可以簡單到一花一葉；第二是他對自然景致意境的投射，這是個體重新賦予自然的能力與意義；第三便是思考以什麼樣的筆墨語言來重現這兩者。

「對於第一點，我盡量不按大眾化觀看事物的角度去觀察，而是習慣性地在移動中去察看對象，選擇特別的視角，從而成為一張畫的基本構圖。」黃夢潔說，但當徹底瓦解了構圖程式後，哪怕破綻也會成為那種意外的驚喜。

一個人的見地，以格局為上，但不拒絕情趣；取意志而尊物理，這不僅是藝者的取向，亦是士者的行徑。所謂的境界，是明白了極微塵的大方廣；所謂的通達，是使人可以不味雅俗貴賤，這種種的心行便是一個藝術家的底氣。

黃夢潔說，第三點它直接承載了一個藝術家所有的積累，以有形的筆跡表達無形的審美觀。所行的是筆墨，能見的是造型，所指的是審美的高級與否。他認為，一張上乘的畫作，多是在無心之時產生的，人與畫、水與墨等等都着意不得，即便是種種用筆的犀利，看起來都是那麼漫不經心。藝術，畢竟是智者的手物，而非苦行僧的蒲團。

孫寶山對話千年岩畫 寧夏煤炭雕出文物新生命

煤炭，歷經地下漫長的演變方能成形，賀蘭山岩畫，承受數千年的風吹日曬流傳至今。在寧夏煤雕非遺傳承人孫寶山的手中，這兩位時間的「老朋友」同時煥發出新的生命。

一把刻刀，一塊太西煤，再沏上一壺滾燙的普洱茶，小小的煤炭在他的手中搖身變成賀蘭山岩畫新的載體。一塊塊煤雕彷彿時間機器，倏爾間把觀賞者帶回數千年前的賀蘭山口，見證一幕幕遠古人類的生活場景。「我小時候就經常去看岩畫。很多人覺得它就是隨手塗鴉，但在我眼裏真是太美了。」說起賀蘭山岩畫，孫寶山總是滔滔不絕，「很多岩畫的細節非常豐富，人物的性別特徵非常明顯，動作很生動，就連動物也有惟妙惟肖的神態。」

賀蘭山岩畫是三千年至一萬年前的人類祖先在岩石上繪製和鑿刻的圖案。近六千幅神秘的岩畫被刻製在賀蘭山口峽谷兩側綿延800多米的山崖壁上，生動地記錄了狩獵、祭祀、征戰、娛樂等人類活動。

出於對岩畫的癡迷，在煤炭企業工作的孫寶山，想到了將寧夏太西煤和賀蘭山岩

畫結合起來。

「太西煤是太原以西的高質量無煙煤，是寧夏代表性的產品。賀蘭山岩畫用簡單的線條和圖案，傳達豐富的含義和深刻的內涵。這個創作方向，正好符合煤雕的特點。」孫寶山說。

孫寶山的煤雕作品在賀蘭山岩畫的基礎上，對古老的神秘圖案進行了再創作。對於岩畫中的類人首、類人圖騰等元素，他創造性地添加了軀幹和四肢。他還將著名的「太陽神」圖案重新演繹，創作出《奔跑的太陽神》《歡樂的太陽神》等作品，將抽象、神秘的遠古符號賦予了新的生命和內涵。

生活化、動態化、擬人化是他創作的重要特點。「每一幅岩畫都有生活的動感。站在它們面前，我總覺得在和它們對話。



◆孫寶山製作的太西煤雕



◆孫寶山製作煤雕作品

我可以想像出當時人們的神態和動作，體會他們的情感。」從最初的選煤、洗煤、造型、發模，到雕刻、修模、描繪、裝裱等，一件煤雕作品要經歷12個工藝環節。「煤雕和石雕、冰雕、根雕等不同，創作時不僅滿身煤灰，而且煤的質地較之石頭和樹根更軟、更酥，雕起來難度更大。」孫寶山說。

為了尋找合適的材料，他每次都帶着鐵鍬、麻袋、模具，守在隆隆作響的機器旁

邊，在洗煤廠一待就是一天。每次回家他都是灰頭土臉，滿身黑煤渣，背着一個鼓鼓囊囊的麻袋。他稱這是在「淘黑金」，並以此為樂。受煤塊形狀的制約，很多構思好的圖案因為找不到合適的煤塊無法雕刻。孫寶山又進一步發展煤炭工藝，把煤塊改成煤粉，結合丙烯在宣紙和油畫布上作畫，創作很多煤炭畫，受到業內專業人士的好評。

孫寶山在2011年被評為寧夏太西煤雕刻

技藝傳承人，同年12月被評為寧夏工藝美術大師。目前，他已經培養了七名徒弟。「太西煤雕工藝品具有濃郁的寧夏特色，作為寧夏目前唯一的煤雕工藝品傳承人，我有責任和義務傳承、保護、開發這門藝術。」他說。「今年我準備進一步用誇張的手法，把抽象的岩畫表現得更具藝術風格。」談及今年的創作目標，孫寶山期待地說。

◆文：新華社